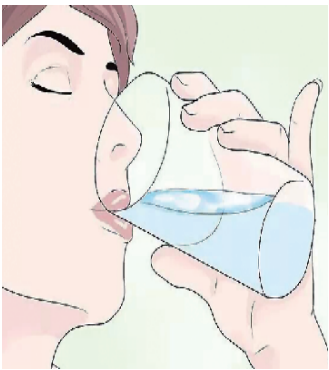


◎城市笔记



一杯热水

二楼公司会议室,团队正为一个议题讨论着不可开交。突然,门被咣当一声撞开。一位陌生的年轻人站在门口,很慌张的样子。大伙吓了一跳,会议戛然而止,带着疑问,目光一起聚到年轻人。

“有事么?”会议室有人发问。“我,我想倒杯热水。”年轻人有点尴尬。

“你走错了吧,我们这里不是卖热水的地方,出去!”“你可以到街对面奶茶店去买。”“我们开会呢,赶紧走!”

“哦……”年轻人正想解释,被一番轰退的声浪打断。他一脸歉意,微微低着头准备离去。

“等等!”我拿了会议桌上的一枚纸杯,走到饮水机上灌了一杯热水递给他。他一把夺去,转身飞奔而去。

“什么人?”会议室里疑问着那年轻人的举动。俄顷,会议又进入议题方案策划中。

隔了几日早班,走到公司楼下,正准备上楼。突然,从楼边有人急匆匆迎面而来,看着几分眼熟。

“您好!”那人热情地打着招呼。“您是?”“哦,我想起来了,是那天要热水的轻年。”“有事么?”我想不会又是来倒热水的。

“我是来感谢您的,想亲口当面感谢您!”“一杯水有啥感谢的。”我笑笑。

“那天我拿您给的热水,来不及说声谢谢就跑了。”“没关系的。”我觉得此时这位轻年和那日态度迥然不同。

“那天,路过你们楼下我父亲心痛老毛病犯了,带着药着急吃噎住了,急需温水送服,我看了只有对面有家奶茶店。如果顺着院墙穿过绿化带跑到前面几百米的过街斑马线,再等个红灯,来回最少得要个十来分钟。于是就就近匆忙上楼讨杯热水。所以,要非常感谢您!”

“你父亲现在如何?”“温水送服药比较及时,观察了两天就出院了,医生说再迟点就麻烦了。”

那天,公司人都知道我心情格外好,猜测我们团队季度业绩出色完成了。 文/杨钧

◎感慨人生

从前慢

“记得早先少年时,大家诚诚恳恳,说一句,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,长街黑暗无行人,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……”我哼着诗人木心的小诗《从前慢》,品味着刘欢演唱的韵味。我像往常一样,老早就走到早市上。

“过去的肉——香!”几个岁数挺大的人聚在一个肉摊前,买肉之余,还要抒发一些感慨。

“过去那叫年猪!”一个秃顶的男子撇着嘴,振振有词,“精心喂养一整年,到年根儿底下才杀肉吃哪,那猪肉,才叫好吃哪!”

“不光是猪肉,过去的米比现在的有米味儿!”一个花白头发窄条脸儿的男人表示赞成,并接过话茬,又唠起过去的好来。

“那你回到过去生活吧!”旁边一个卖豆腐的大姐听了,半开玩笑地说,“还是现在好!”

“回不去喽!”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背着手,慨叹着走开,继续找他相中的菜蔬果品去了。留下的几个男人,还在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着过去如何如何的好,现在如何如何的不如从前。

的确,仔细想来,似乎很多东西好像都不如小时候了。肉的确不如原来的香,不管是鸡、猪、鹅、鸭,它们的肉好像都是一个味道,蛋白质都能人工合成。水也不如以前好喝,原来的水从井里压上来就可以饮用,甘甜爽口,现在的水烧开了还有很多杂质。人们也真有办法——往水里添些香精、甜味剂和二氧化碳,喝得人们一个个要么胖得像猪一样,要么瘦得直打晃儿。

但是,正如那位卖豆腐大姐说的一样,我们不能回到从前,过去再美好,也只能是个美丽的梦,我们早晚要从梦中醒来,还得正视现实,把握好现在,才能拥有更美好的将来。

其实,现在已经在向好的方向不断变化了。随便去一个早市看看,你便会发现,不光是人多、商品多,更重要的是,那些管理人员早就一改原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姿态,再也不是对小商小贩们吆五喝六,污言秽语满口,动辄上手打骂了。他们清一色都是左手扫帚,右手用编织袋自制的撮子,边走边打,满脸笑容,言语和气!整个早市变得整洁有序,走不多远,地上便立一个牌子,上面写着“水产区”,下面还有一行小一点的字:“环境优美人人夸,整洁优美靠大家!”

不仅早市有了巨大的变化,抽空到街上走一走,你便会发现私搭滥建的小棚子没了,街道变宽了,路面变整洁了,人们的心情舒畅,脸上的笑容自然就多起来了。

过去的好多东西,有些现在

是没有了,但现在又出现了好多新东西,也是原来的人们根本没想到的,正是因为有着这么多的变化,原来四万万同胞的时候,人们过得紧紧巴巴,现如今十几亿人了,却开始奔着小康越走越有劲了。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,钥匙精美有样子,你锁了,人家就懂了……”时间在走,岁月在变。其实,人们的真情一直不变,人们适应自然、改造自然的决心一直从未改变。

从前慢,如今快,从前好,现在也好,未来会更好! 文/李春全

◎往日情怀



我妈不浪漫

我自认为算是个浪漫的人。比如结婚的时候,人家新人互赠礼物都是送对方一个东西,我俩呢,我赠了他一首我写的诗,他赠了我一幅他画的画。一文钱不值,却让在场宾客无不伸颈、侧目、微笑、默叹,以为妙绝也。

这当然是我的主意。但我妈就不浪漫。准备婚礼时,我跟我妈说我的创意,我妈撇着嘴说:“人家都是送条项链、送块手表什么的,好歹是个物件,你这诗啊画啊,有什么用!”

我的浪漫遗传自我爸。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我爸单位分的房子里,没有庭院。我大一下学期时,我们家搬回了奶奶的老房子,院子大得像个操场。院子一大,他们俩就都打起了主意。我妈给我打电话说,她要在四周的墙根下种两行玉米,既能吃,又多了一道屏障。院子中呢,要种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。我妈脑筋快,连一夏天能省下多少钱都算好了。

脑筋快不如行动快。就在地盘算的时候,我爸已经把花种、花根、花苗通通买了回来。那年我暑假回家,我们家院子里美得如童话世界。可我妈一点也不开心,因为花只能看,却不能吃。

之后的每一年,我们家院子里都是鲜花满园。直到五年前,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看着窗外白雪覆盖的院落,我爸开始计划天暖了种些什么花,我妈虽然知道说了也白说,可她还是说了句“种什么也不如种菜”。那年我爸却没有种花,因为春节后不久

他就离开了我们,去另外一个世界种花了。

料理完我爸的后事,我返回自己家。三月份我回娘家,院子里静悄悄的,我想,以后它都会这样安静了吧,因为我妈不会种花,大抵,也不会种菜了。四月份我再回娘家,竟发现土又被一行一行地松开了,而且有小小的绿苗在垄行间招摇。我开心得很呀,一是开心我妈可以面对生活了,二是开心她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种菜的愿望。等我五月份回家时,我彻底傻眼了,我们家的院子是个一如往年般的童话世界。但我什么都不敢说,只是说好看,好看。

就这样又过了两年,动迁的通知就下来了。我妈拿着通知书说她过够了住平房的日子,杂七杂八的活计太多,还说除了那套实木沙发,老房子的东西什么也不留了,住崭新的楼房去。可是搬家的前一天我回去,发现她把院子里的花每种挪一簇到花盆里,还弱弱地跟我央求说那套沙发也不带了,屋子里就有地方放这些花盆了。

如今我妈家的小区规划得非常漂亮,花坛里永远都是姹紫嫣红的。我妈每每路过时都会说,这要是种上菜,够半个小区的人吃了。可是一进家门,她就把刚买的菜扔到一旁,给她的花浇水去了。

时间真是快,一晃我爸走了五年,我结婚也八年了。当年那首诗,我已忘了其中的词句;至于那幅画,早不知压在哪个箱子底了。我们俩还感叹说,幸亏当年没送什么首饰,人近中年,身上越轻越快越好,什么也不爱戴。生活里,少不了的只剩下一日三餐。还好,我们俩在“吃”这个课题上有着超乎想象的默契。八年来,我们不知道研究出了多少道美食,每出锅一道新菜,日子也仿佛多了些生气。

忽然又想起我妈。刚跟我家那位恋爱时,向我妈汇报近况,我妈嗯嗯啊啊地搭茬,一点也不上心。直到我提到“吃饭”两个字,我妈才来了兴致。我妈知道做饭并非我擅长,一个劲儿地问我男朋友做饭怎么样,我白了她一眼说:“我跟你聊爱情,你跟我聊吃饭!”

我妈并不示弱,瞪了我一眼说:“你懂什么,爱情就是两个人吃一辈子饭!” 文/子聿

◎生活拼盘

卸下束缚找到归宿

这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第七个年头,婚姻尚有七年之痒一说,更何况一个在异乡独自漂泊的大龄女青年?这个城市里何处是我的归宿?房价高不可攀,爱情可遇不可求,工作被一拨拨的后浪拍打着,虎视眈眈之下,不敢松懈,不敢疲惫。生活就是孤寂交织着焦虑,没有华丽的睡袍加身,只

有一地的虱子等待清理,看似平静之下是按捺不住的火山,只要有一个出口,就是立即喷发。

租的房子楼下是个街心公园,里面吹拉弹唱加各种舞姿至少要折腾到十二点钟。那是属于年长到无所顾忌的老年人的热闹。外面越热闹,屋里就越烦躁。偶尔站在阳台上,对着公园里的吵闹大声嚷嚷,反正谁也听不到。

大清早要赶公交车,拥挤的车厢难得找到宽敞点的空间,还时不时被更早起床拉着小推车上早市的大爷、大妈们强壮的体魄惊吓到,晚上折腾,早上折腾,身体这么好还退什么休?

时间滴答滴答答过得不急不慢,公交车“嘎油嘎油”也走得漫不经心,外面却下起了雨,原本就不通畅的路况越发拥堵起来。旁边的几个上班族躁动了一下。哎!这个月的全勤估计是泡汤了。抬手看看表,我今天不会迟到吧?这该死的交通,老板那该死的铁青脸。

这时,又上来一个中年人,慢吞吞得急死人,眼神闪烁闪烁,手在兜里掏了半天,扔了一枚硬币进投币箱。显然是个刚来的外地人。司机突然嚷了一句:你投了几块钱?中年人愣愣地没说话。旁边买了一大兜西红柿的大爷热情地指点他:“刷卡一块,投币是两块。”中年人尴尬地说没零钱了,100块的,谁给换一下?移动支付的时代,谁还能找得开这么多零钱?我这个七年的外地人自嘲了一下这个刚来的外地人。车厢里静了几秒钟,事不关己没人吭声,气氛有点凝固。中年人越发局促。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说我帮你投一块钱吧。说着走过去往投币箱里放了一块钱。中年人连声感谢,小姑娘笑着摆摆手,自顾自地看起手机来。

车厢里的气氛恢复了轻松。仿佛刚才解决的不仅仅是中年人的小尴尬,而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相似的情形,并且最终被善待解决。我心里悄悄舒了一口气,车厢好像也不那么压抑了。

雨下得越来越大,大到行人走路时都要避开地面的凹处和行驶中车辆溅起的水花。终于,我到站了,刷过了卡,司机在站点却没有开门。时间已经很紧张了,我在和上班的点儿争分夺秒。这个司机脑子里想什么呢?我刚刚被小姑娘温暖的情绪又阴沉下去。只听车上的协管员解释:下雨天,大家注意安全,不要着急。这个地方有水坑,司机师傅得咱们稍微往前开一点,大家再下车。我心头一热,谁说生活只有满地的虱子?平凡的温暖时常出现,只是我们被无形的焦虑蒙蔽了感知美好的神经,不断地放大了城市的冰冷。我下了公交车,顺着人流,开始全新的一天。

我们可以有一千个理由焦虑不满,但只要有一个理由,只要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温暖,变得柔软,我们就能卸下焦虑的束缚,重拾感知美好的触角,在这个城市里找到归宿。 文/赵羽裳